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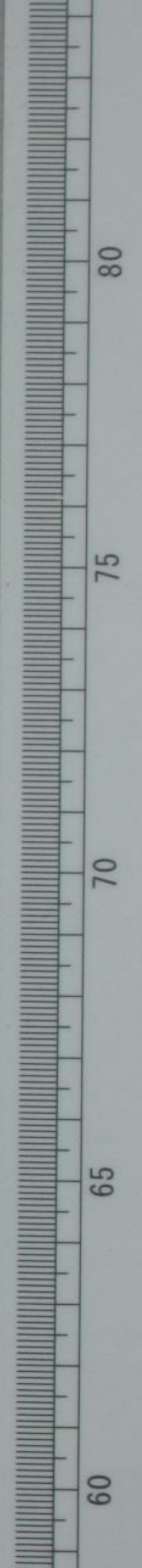
近世偉人傳

蒲生重章著

二義字集
編

下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695
14



文庫11
A1695
14

新田泉文



近世偉人傳義集第二編卷之下

東京 蒲生重章 大子 闇著

下斗米將真傳

下斗米將真者。陸奧人也。字子誠。通稱秀之進。幼字雷助。號形水。系出自平將門。世仕南部候。食采地百石於二戶郡下斗米村。因以氏焉。後徙于同郡福岡驛。父曰總兵衛。母丹野氏。初丹野氏夢天俄。暄迅雷。忽震于頭上。覺而有身。十一月而生男。因字曰雷助。天資勇悍。六七歲常為戰鬥之戲。自為大將。指揮群兒。如熟乎韜鈴者。嘗從父赴親戚法會。偶聽父老話。

后得曰雷助義聲。夷震動一世不負其名。

近世偉人傳 義集第二編 下 蒲生重章 大子 闇著

南部世臣大浦右京強僭詐術。遂割津輕膏腴之地。而列於諸侯。是以南部君臣皆讐視之。乃切齒扼腕。有不勝憤懣之狀。父老異之。既長。修武技。涉獵書史。慨然欲有所報于津輕氏。兄平九郎為人柔弱。且善病。一日父語母。以欲以弟為嗣之意。將真聞之。大驚。輒著高屐逃亡。抵江戶。投室町商某家。稱美濃屋。時享和三年五月十一日夜也。既而寄食於夏日長右家。住本所。變姓名稱中山紋藏。居二年。長右嘉其困學篤志。使學於其師平山行藏塾。將真大喜。益勉勵修武藝。如是者四年。業大進行。藏亦大喜。悉傳其奧。

秘謂長右曰。繼我武道者。紋藏也。賞之以良冶吉光。所鍛短刀。當此之時。行藏建蝦夷防禦之策。屢上書幕府。遂受嫌疑。禁集徒教武藝。於是門生相謀。推將真繼行藏業。將真固辭弗聽。因教授門生。先是將真既別居。然以有密謀。不欲久居於此地。適遇兄報父病。乃告別於長右。行藏及諸友歸鄉。改稱大作。無何。父病愈。遠近來學者日多。將真乃以屋後一倉為講武場。文政三年六月。藩主利敬憂鬱遂卒。臨疾革。嘆曰。我臣無如大石良雄者乎。將真聞之。扼腕悲憤。不自禁。遂以十月再上江戶。寓岩名昌山家。竊覘津輕

氏動靜。當此之時。嗣侯利用稱吉尚幼。未叙爵位。津輕氏守越中任侍從。叙從四位。南部侯班遙在津輕氏之下。將真益憤激。將歸鄉。圖報讐事。竊謂昌山曰。君辱臣死。吾將行博浪沙事。因慷慨訣別。口占曰。英雄心事如相問。總在紅淚萬行中。既歸福岡。招諸弟子。謂之曰。我所授火術。近日將試之。諸子請勉之。諸弟子乃製造紙包筒地雷火毒煙筒等數十丸。試放之。曠野一晝夜。無一悞者。將真大喜。張宴賞之。厥明又謂諸弟子曰。猶有天墜砲震天雷連株砲。及真田幸村所傳紙筒七挺秘術。請傳授諸子。又製造之。皆曰。

謹諾。製造既成。乃謂其子總藏及門生關良輔一條小平太等曰。夫津輕氏之為我家。舊讐世之所知也。而今彼以賄賂位于我主上。利敬公終憂鬱而入黃泉。為臣者豈可共戴天乎。吾將欲俟其就國之期。要擊之於國境。矢立嶺而霽。積憤汝等其勛之。皆扼腕曰。謹奉命。至期乃命家僕大吉。負火術器械。與總藏良輔等間行。抵羽州白澤。途中一夕而蠹蝕紙砲一挺。眾大疑之。將真乃點火放之。以釋眾疑。且使總藏筮之。遇姤䷫之。遯䷠曰。此蠹自然生而齧破物形。婦女用智。大事不成。其象太明也。良輔在側曰。先生

后得曰。韻語如讀盲史。

近世偉人傳 義集二編下 一 蒲生氏木

津輕士人
外崎某曰
帥七百餘
人者非大
道等即一
門津輕賴
母也又曰
事實多訛
傳
后得曰快
快

嘗曰大吉似直實而姦黠貪慄彼嘗加我非法我不
勝憤怒欲刃之今此占必大吉也請斬彼以血祭軍
神而後從事將真曰成敗在天豈尤人乎不顧而發
遂至矢立嶺乃埋伏地雷火於嶺上要害地良輔等
守之伏紙砲一挺於嶺下總藏等守之更置紙砲二
挺於別處要害地以備不虞乃令曰所雙越中守一
人而已餘勿濫殺害身自從數人徘徊沿道而覘之
當此之時大吉果竊使人抵弘前告密謀於是津輕
氏急棄儀仗夜自間道潛行至弘前將真要之路放
短銃從者狼狽而逃大導寺某帥七百餘人迎越中

又曰義聲
亦震動海
內

守於本道已抵矢立嶺良輔等放大砲地雷火亦隨
發聲震動山谷某等恐愕僅以身遁然事既破矣將
真又變姓稱相馬挈妻伊曾及良輔奔於江戶僑居
于表三番町集徒講武毫不憚畏也津輕氏訴幕府
捕賊官索將真甚急捕吏已知之畏其精乎武術且
多門生不敢輕迫欺致之於室町商家而縛之遂下
獄良輔亦下獄明年正月七日優旨移幽二人于幕
府臣某邸八月廿九日市尹傳閣老笹山侯青山下
野守命處將真於斬梟首於小塚原良輔亦被斬將
真時年三十四良輔二十三初將真之寓于夏目氏

近世傳人傳
義集二編下
藩生氏粹

也。其仕女與子誤破缺其主所愛陶器。夏目氏夫人叱責之。將盡收其衣服而使去。將真意甚憐之。乃携破器直造主前。頓首謝曰：僻地鄙人未曾見如此名器。感觀之餘偶失手。幸賜恕宥。事因得寢。與子感其德眷戀不已。夫人因媒而為夫婦。伊曾即是也。將真為人仁恕真率。善事父母。能接僚友。性不嗜酒。然好張宴飲。人酒間縱談古今治亂興廢及忠孝義烈之蹟。慷慨扼腕如身關其事者也。平生倣其師平山行藏。所為雖隆冬脚不韞。洗面不用湯。曰：不用湯者死而顏色不變。及其梟首。顏色果如生云。所著有百將

后得曰政之進既有

近世偉人傳

卷二

五

潘生

傳十卷。韜鈴階梯五卷。戈止格言。糧餉辨各一卷。善諷子曰：於戲烈矣哉。將真以匹夫報諸侯。震動一世。其志真不愧張子房也。且方其未被刑。南部侯利用為侍從。死之明年。津輕氏以驕奢被譴。又明年遂致仕。南部侯之班位不復在。津輕氏之下。則將真可以瞑矣。夫李太白咏子房事曰：報韓雖不成。天地皆震動。余於將真亦云。

又曰：嘉永末年。余初遊江戶。訪岩名昌山。昌山罹中風。舌澁語言難了。無幾而歿。文久中。其子政之進遁難匿于余塾。藤田東湖作將真傳云：據昌山紀事。惜

佳傳出于
前編

當時不叩將真事於岩名父子也

重野成齋曰。將真憐婢一段。大有精彩。此篇得之
乃可傳。院本演戲。感動人。亦唯從這個裡著意想
來。

川田甕江曰。余嘗讀芳野金陵文集。亦有將真傳。
與此傳大同小異。然此寫岩名昌山所口說。其得
實也必矣。

村山拙軒曰。岩名昌山。屢訪先人廬。一日談將真
事。雄辨如流。余侍坐聽之。屈指殆三十餘年矣。今
讀此篇。追喚昨夢。為之憮然。

又曰。記事詳明。毫無懈筆。吾兄之長技。

津輕士人外崎覺藏為余云。文政三年六月。南部
利敬卒。利用嗣。而津輕侯叙侍從。在三年十二月。
明年四月。下斗米將真謀事。五年八月。處斬。八年
四月。津輕侯寧親以眼疾致仕。世子信順嗣。至天
保十年。以驕奢致仕。傳文恐誤。因付錄備參考。善
諷子自誌。

岡田后得曰。傳文據將真子孫所草行狀。及岩名
昌山當時所親見聞。則其確實可知矣。外寄生之
說。吾不能無疑也。

尾崎朝秀傳

尾崎朝秀者。舊福岡藩士也。初稱彌助。後改總左衛門。為人忠鯁。憂國事。元治間。數上富國強兵策於藩侯。擢為周旋方名職。往來諸藩。廣與海內有志士交。當三條某々五卿自長門移于大宰府之時。尤周旋盡力焉。又嘗受命航海到對島。調停其藩忠邪內訌。弔其殉難士。賦詩曰。身死時艱不遂勲。定知餘烈掃妖氛。客窓一夜風濤惡。月暗有明山上雲。既而係嫌疑。召還與其子朝宣俱下獄。父子別囚。不許相面。且獄中無筆硯。乃拈紙為縷。糊紙作字。以書歌一首贈

后得曰無限感慨

之曰。天津風八重棚雲遠。吹掃邊隈奈。幾月乃影遠。見末保志。慶應元年冬十月六日。遂命自刃。時年五十有四。朝秀少而好讀和書漢籍。著齊語楚言數卷。平生與平野國臣友善。嘗作詩贈之。有身蹈艱辛。斃後已。便應不恥封疆臣之句。至明治三年。藩侯賞其忠志。賜祭菜銀二十枚云。

善諷子曰。福岡藩士某嘗携平野國臣所製紙縷字和歌一首來示其文字。巧妙可驚。而用世所謂塵紙者。獄中窮困。亦可想也。朝秀亦製紙縷字以書歌。豈得其法於國臣耶。抑國臣得之於朝秀耶。余謂朝秀

藩州縣志 卷之四 藩州縣志

於國臣為先輩。則國臣之得之於朝秀也必矣。嘗有詩曰淋漓刺臂血。古人曾著書。奇哉平野子。獄窓送居諸。一首國詩吐幽憤。紙縷作字筆。不如今移以贊尾。寄氏豈其不可乎哉。

小山春山曰。朝秀可傳者。顧不止此。而軼事不傳。歟。論贊以紙縷字一事。紆徐成文。極有姿態。

岡田后得曰。傳文枯寂。故至論贊著姿色。竟成妙篇。

后得曰伏
後撞賊倒

桐野利秋傳

桐野利秋者。舊鹿兒島藩士也。初冒中村氏。稱半次郎。後復本姓桐野。天性豪勇。狀貌魁梧。膂力過人。少時好擊劍。馳馬。其友田中幸助勸之學問。乃涉獵經史。略通其大義。喜論天下之形勢。慶應三年丁卯秋。將軍德川慶喜逼於衆議。辭職入浪華城。怏々怨望焉。當此之時。諸藩出兵護衛京師。長兵據竹田道。土兵在間道。薩兵五百固守鳥羽道。利秋及黑田某為之將帥。越明年戊辰正月三日。慶喜率兵將入京師。守兵誰何。曰舊將軍參朝也。守兵曰。携兵者不許過。

近世備後傳 卷之三 七 藩州邸報

后得曰想
見髮豎皆
裂之狀

當奏請之。從兵不可。將破門而過。利秋大怒。令曰。帥
兵逼闕者。賊也可伐矣。守兵乃放二大砲。小銃數百
尋發。聲震天地。伏尸蔽野。既而長土兵來援。賊兵會
津桑名二藩士尤剛強。抗戰不退。放巨砲燒我營。利
秋不顧叱咤奮前。我兵無不一當。百日暮交綏。明日
再戰。賊兵敗走。據西方城。其翌錦幟翩翩。六師齊進。
賊逃走。入浪華城。六日遂航海遁于江戶。此役薩兵
死者僅六十二人。長土死傷亦不滿百。賊死無算。可
以築京觀云。四月征討總督東下。利秋帥大隊而從。
踰函嶺抵小田原。東台法親王陳慶喜恭順狀請見

總督利秋拒而不可。從僧某詣利秋館。以親王意贈
金若干。利秋大怒曰。吾何用此污穢物。為直擲金而
起。遂進入江戶。與西鄉隆盛收江戶城。當此之時。舊
幕府麾下士等嘯集于東台。號彰義隊。勢甚猖獗。官
諭之不散。遂遣兵剿之。前一夕利秋往偵。一賊闖然
躍出。拔刀斬利秋事。急不暇拔刀。左手把刀。擲禦之。
二指墜。右手極力撞其喉。倒乃斷其頭。有知者曰。是
麾下劍客某也。松平容保之嬰城而不降也。
朝廷又遣利秋討之。既至。帥加治木兵。自間道與白
川口兵合。遂攻陷若松城。後論功。賜祿百餘石。陞陸

軍少將。歷官熊本東京鎮臺。六年征韓議起。以意見不合。與隆盛等俱辭職去。朝廷重其舊勳。猶假其官爵。既而訛傳執政遣刺客圖隆盛。於是利秋與隆盛等帥兵一萬。將西上問其故。朝議褫二人官位。下征討之命。天兵海陸並進。遂討滅之于薩之城山。實明治十年九月二十四日也。利秋死時年三十有九。

善諷子曰。余聞之。肝付海門曰。利秋之在東京也。鮮肉如陵。醇酒如澠。日費巨財。以譙舊朋。海門謂之曰。子盍少自儉。以為子孫之計。利秋笑曰。我兵士也。有

后得日韻
語學盲史

今日無明日。貯金何為。海門爽然自失。嗚呼。是利秋之所以臨戰無敵也。歟。而竟悞乎大義。惜哉。重野成齋曰。貯金之事。與傳中擲金相映襯。妙在有意無意之間。村山拙軒曰。利秋之勇豪快活。而悞乎大義。吾為國家深惜焉。岡田后得曰。文有刀槩之氣。腥風血雨。颼々逼人。

近世偉人傳
義集二編下
卷之三
藩地

金忠輔傳

洞齋曰將傳其人先言有其所據是所以取信於後世為其傳之重也

余讀宋濂秦士錄服其人氣魄之豪又愛其文章能傳其人欲求鄧弼其人於我邦倣其文立之傳而未得其人也往年仙臺人千葉生為余說金忠輔事其人氣魄之豪不讓鄧弼因欲立之傳而以有其出處未詳者故未執筆也頃者加藤櫻老來示其所著金忠輔傳與向所聞於千葉生大同少異因合攷而作傳

金忠輔者仙臺士人某之子居于南小路邸或云其先為女真族避亂皈化故取其國號以為姓始與父

春山曰氣宇肖項羽

洞齋曰三句為下伏案

又曰形容豪放之態文勢亦俠宕

俱居城外采邑比十五六歲獨來城下從櫻田修輔學日夜孳々涉獵書史不沿章句唯通大義而已時發奇問修輔不能以荅焉曰之子膽大氣已食牛異日必有為忠輔常慨然嘆曰仙臺僻陋不足以有為也人皆異之又從狹川清治學擊劍不甚勉而已略通其術藩侯嘗檢閱士人武技先期諸士皆演習之獨忠輔自若遊蕩一夕遊塩竈飲酒放歌及期友人強拉而歸宿醒未醒踉蹌上場其敵頗有精技之名眾皆為忠輔危之忠輔乃大喝一聲敵已被擊其肋蓋以氣壓之也平居不妄交人客踵門則入室蒙衾

通鑑紀事本末 卷之二十一 金忠輔傳 七 藩州府志

世傳 卷之三十一 潘州

而卧稱疾不出。嘗自銘其烟管曰：懲忿窒慾，驅睡慰
劬，視世如糞，視人如蛆。或曰：結句一作「天下如屎，人
間如蟻，弱冠遊石港花街，與一妓狎，土人某亦愛其
妓，屢登其樓，忠輔不勝忿，一夕要其歸於路而殺之。
投尸海中去。久之，其事已露，忠輔恐而亡命，潛匿松
前，當此之時，蠓崎侯有故，移封梁川，侯詔之，忠輔忠
輔為畫策，齎千金抵江戶，謀之幕吏用事者，遂復舊。
侯大喜，欲厚報之，問其所欲，忠輔乃請得千金。侯笑
曰：易々耳。然功大而報薄，吾請俟他日。更有所報，今
姑從子望，乃命侍臣出千金賜之。忠輔曰：此金今無

洞齋曰：剛
歸下於字
如何

春山曰：是

后得曰：好
笑

所用願暫託之。侯府乃辭去，抵石港，奪前所狎妓，更
誘惡少年數輩，自服葵章衣，盛粧妓稱夫人，鹵簿儀
仗儼然。如列侯將到，蝦夷先使人宣言曰：幕府之庶
弟有故，晦跡於茲土。々人初未之信，既至，聚土人謂
曰：汝等各言其所欲，我其大賜。汝等乃遣使於松前，
取嚮所託金，悉領與之。土人始信之，崇敬稱公子。忠
輔乃往，加摸察加，遂至魯斯亞，會國中有叛亂，忠輔
討而平之，國王賞功，封其土。々人亦服之。忠輔慨然
曰：師曾云：異日必有為今少償其志矣。然久不得鄉
信，且頗思食鄉味，乃竊遺書叔父，問其起居，請得醢

春山曰：巢
雄亦有痴
情可憐處

世傳 卷之三十一 潘州

洞齋曰忠
輔而依々
於叔父如
此所謂鬼
眼含淚
親之不忘
可見矣

世傳心傳 義集二編 卷一
某數十禮叔父。諾之。乃相會於海上。事係國禁。叔父
惧其暴露。遂絕之。忠輔嘆曰。余所居之地。窮陰沍寒。
殆將墜。指而不肯移者。以其近故鄉。得屢審。丈人起
居也。今既如是。請就暖於南土。哀泣而別去。不知其
所之後數十年。仙臺漂民。抵于安南。其大臣某召見
之。某威貌儼肅。儀衛森列。曰。我本與汝同鄉。金忠輔
者也。今為茲地客將。尚國王女。位列賓班。食祿萬石。
我有叔父。尚好在否。汝等歸國。則為我傳語之。於是
款留設盛宴。盡驩而遣。命舟師護送之。北行數日。舟
師忽指一點螺黛曰。彼即所謂金華山也。當向彼而

右得曰賣
卜者秘訣

往。乃別。或曰。忠輔入加理科。爾泥亞。為其酋長。不審
其所終。忠輔為人。倜儻不羈。機智雄辨。豪氣壓人。少
時與山岸八彌同詣狹川氏。途語之曰。請與子遊南
部。八彌辭以無路資。忠輔笑曰。我有餘貲。莫以煩慮。
八彌請歸理旅裝。忠輔叱曰。大丈夫橫行天下。何旅
裝之有。遂弊袴木履。相携而發。宿南部旅舍。忠輔實
無一錢。乃稱賣卜者。借紅氊安几。二人並坐。八彌操
箸。忠輔判之。有一僮父來請筮。忠輔察其顏色。喋々
說禍福。偶中其意。僮父以為神。延譽人。庶蠅集一夕。
而得一方金。又投一村正家。請宿。主人不肯。強請而

近世傳心傳 義集二編 卷一 第廿九

洞齋曰見
既馬乍想
起獲金術
馬苦而金
出矣術奇
而文亦奇

又曰所謂
視人如蛆

後許之。所嚮得一方金已盡。無復明日資。八彌大憂之。忠輔夜起往廁。見廐有馬竊袖蕃椒末塗擦馬兩眼及鼻孔。少焉馬顛倒。苦甚。主人視之。嘆曰：馬病篤矣。遽走使迎馬醫於隣村。忠輔視之曰：此馬之霍亂也。危甚。我有良藥。請治之。主人曰：幸甚。忠輔乃盛水於一大盆。出藥末囊中投之。手洗馬眼鼻。其苦忽止。主人感其即効。忠輔曰：此天下一方奇藥。余所重惜也。然不忍見馬病苦。而用之。主人大喜。出數金謝之。旅中嘗與一士人同宿。忠輔出浴揮手。餘滴汚其面。士大怒。尤之。忠輔強辯不謝。士益怒曰：大丈夫生受

又曰出其
不意挫其
膽。所謂排
抗衝虛制
勝之術。
后得曰好
笑。

此汚辱。不若死。請詰朝至某野決鬪。忠輔笑而諾之。入夜被酒熟睡。鼾聲如雷。士思所以勝。通宵不交睫。昧爽到其地。待之不來。屢促之。忠輔堅卧不起。士謂忠輔懦怯。不能來鬪也。於是怒氣頓消。不覺班荆而困睡。忠輔料其已如此。徐起。問曰：曷日過午。忠輔曰：可矣。乃到其地。則士睡而不知。忠輔乃接口其耳。孔大聲喝之曰：豎子起。決鬪踐約。士驚起。曹騰不知所措。竟拜謝乞和。又嘗投旅舍。有客圍棋。其手談頗高。忠輔視而戲之曰：下手下手。客怒請共圍棋。忠輔實纔辨其死生耳。笑曰：諾然。余不欲徒圍碁。若賭千金。

近世韓人傳
義集二編下
西
南三六字

后得曰一
結尤奇

又曰挿時
事精來煥
發

則可圍而子無千金無已則請賭首級乎乃自取白
子匱而對枰而坐客恐怖而逃去
善諷子曰鄧弼自環視四體嘆曰天生一具銅筋鐵
肋不使立勲萬里外乃搞死三尺蒿下命也亦時也
忠輔既立勲萬里外則其命有勝弼者耶嗚乎方今
安南屢被佛兵蹂躪若使忠輔在此時必當有更立
奇勲惜哉宋濂曰弼死未二十年天下大亂中原數
千里人影殆絕弼鬼不靈則已若有靈吾知其怒髮
上衝也余於忠輔亦云
又曰櫻老遊仙臺安政丙辰歲也而忠輔友人吉岡

九左衛門者云忠輔年今當五十餘歲則忠輔文化
文政間人也千葉生名貞號白雲須髯作蝟毛磔亦
奇士也安政末年二十左右寄食於羽倉簡堂先生
家余曾訪之時方春初奇寒料峭生忽脫衣典之沽
酒飲余悲歌慷慨遂為余說忠輔事生曾訪余於下
谷長者坊湯川氏時方暮秋風雨淒涼猶著葛衣顏
色蒼然余乃温酒飲之且脫綿衣副詩一首以贈之
生拜謝而去其詩云忽脫著衣聊惠投憫君衣薄不
勝秋莫嫌汗垢斑斑色猶是新於晏子裘後不相見
者數年文久某歲忽拉岡天爵訪余於麴坊青天白

近世雜人傳
義集二編下
十五
備上代

佐田介石傳

介石。本姓廣瀨氏。熊本縣肥後國八代郡鹿島邑真
 宗淨立寺廣瀨慈博之男也。母佐伯氏為同國飽田
 郡小島町真宗正泉寺佐田某所養。冒佐田氏。天資
 穎敏。幼而不與群兒戲嬉。唯好讀書。鄉邑稱神童。年
 十三。避世。嚮塵。結艸庵於山中。苦學六年。年十八。負
 笈求良師。友於海內。遂受業於筑前法雲禪師。於豐
 後南溪禪師。於本願寺大學林。學識益進。聞寰中禪
 師在西京巖峨天龍寺講周易。乃往聽之。有所發明。
 著周易三千年眼。因欲益究天理。卜幽棲地。閉戶沈

后得曰因
學可想

春山曰藩
字作騎兵
隊校幕支
非當時藩
論也

羽峯曰卓
見

羽峯曰淨
屠氏而能
如此為士
君子者誰

思者殆十餘年。一旦豁然開悟。製天文視實等象儀
 器。以駁擊西洋地動說。文久末。尊攘之說起。海內洶
 洶。長州藩殺幕府使節中根某稱一丞鈴木某稱五郎十。
 元治紀元。幕府遂毀長藩邸第。在江戶及京師大坂
 者。將大舉征長州。介石大憂之。曰。此天下之大事。國
 家存亡所係也。乃上書乞往長州。說其藩主使之謝
 罪事。將行而終已。介石不勝慨歎。脫走赴長州。路過
 鳥野。口占曰。幽草長於竹。沒吾馬上身。前途猶幾里。
 欲問顧無人。崎嶇困頓達長州。見木戶孝允。議國事。
 迺去。以國事獻言。朝廷及幕府者。前後凡三十餘

不愧

后得曰終身不負此咏懷

度乃咏懷曰。國乃太免。法乃太免。登天身乃限里盡。志天波天無斃禮。卧壽末天。明治三年庚午。介石來東京。回向院淨土宗住僧行誠訪介石。一見如舊。遂招介石於寺房。留寓一年。既而淺草寺天台宗住僧韶舜招介石。置其別亭。詩僧六如所寓。介石大愛其幽閑。亦留寓一年餘。當此之時。舉世皆喜西洋奇技。淫巧日用物品多用西洋產。於是乎金貨濫出。上下窮乏。介石憂之。作世益新論。桑茶亡國論。洋燈亡國論。栽培經濟論等。痛排之。世莫之信者。唯島津左。府木戶。參議嘆稱之。云。十年丁丑駿州臨濟寺住僧貞山與

羽峯曰所謂道不同不相與謀者非邪以是為屈西洋人不免

武州玉泉寺住僧古梅謀。付資金若干。介石乞製視實等象儀器。介石乃命名工製之。五閱月成。出之內國勸業博覽會。自大書揭示曰。天動說視實等象儀器。行誠賦詩贈之曰。五大洲中無等象。鬼工神算實堪驚。非君假佛經。刀削天地方圓焉。復正人或駁其說。則引證眼前實事。辨破之。其問難答。辨哀然成卷。名曰天地論。往復集。又著書名日本鎚々破西洋地球說。贈之西洋教師某ベツキル。某竟不能答辨。又西洋星學博士某欲實測金星。來我國。介石舉六疑問之。某亦不能答而去。其書名曰天學疑問。又舉疑義

直世傳人傳 義集二編下 世 論

野老自大

數條問米國教師某ヤモウ。其僅辨其一疑其說甚不切。介石乃引証物理三十條以痛駁之。其書名曰天學疑問詳說。嘗說教於神奈川驛曹洞宗本覺寺。痛斥天主耶蘇兩教。聽者凡二千餘人。天主耶蘇之徒不勝憤懣。使其徒鈴木目黑等妨擾教場。信聽者數十人怒毆打之。警官竟拘引鈴木目黑等去。自是厥後。介石以天文經濟兩說巡教於海內。其名震于天下。其在信州也。信其說者尤眾。皆欲廢用洋品。以興國產。立一社曰憂國。自是之後。諸國陸續由介石立社。其在浪華者曰保國。在東京者曰觀光。在西京

又曰亦是有所見

又曰其社亦感哉

者曰六益。在滋賀縣者三。曰共憂。曰護國。曰博濟。在岐阜縣者曰濟急。在愛知縣者曰輔國。在三重縣者曰魁益。又開觀光支社于桐生。足利高崎。開報國社于長野縣。最後開富國社于新潟縣。高田。其在高田也。偶患寒疾。猶力疾上壇說教。眾請其休息。介石曰。今日是何等時。邪說暴行。大作天下之形勢危於累卵。豈可以微恙安卧乎。余為國家說教。縱令死于教壇。高坐之上。無復恨也。聽眾皆感泣。既而疾益篤。遂寂。蓋十五年冬十二月九日也。世壽六十有一。僧臘若干。初介石之負笈游學四方也。其母佐伯氏以常

又曰立志杜氣能動人

后得曰賢母

近世偉人傳
卷二
下
三十九
藤生氏

羽峯曰其
著書亦多
矣

又曰吾儒
之道不外
日用藥倫
中庸之事
何高之有

世人唯喜
奇僻而遺
正平可嘆
也
后得曰世
人多不得
其門故不
窺見室家
之美耳為
之絕嘆

節衣食所蓄金五百兩充其學資介石學成常誦之
未嘗不悲泣云所著有老子三千年眼助字隱虛字
隱實字隱佛法國益論天邪正謬總彈大日本大聖
傳護法新論辨妄佛教創世論邪蘓興廢年表須彌
山疑問辨視實等象儀記同詳說等數十種

善諷子曰介石之天動說未必可信從唯如其經濟
說實先獲我心矣然如天動說亦可見其氣魄與洋
人辨難洋人不能答何其倔强也如其到處眾庶尊
信而立社亦有足多者嗚呼彼浮屠氏而能如此而
吾儒之大道及尊信者寡何也豈非以其曲彌高其

和者彌寡耶可不嘆乎哉

又曰余不知介石而知淺田宗伯宗伯與介石交善
寄其行狀以請立之傳余索其狀卓々可傳不愧為
宗伯之友古人云不知其人則見其友宗伯以漢醫
為一代泰斗則介石之為人亦可知也已於是乎遂
為之傳

小山春山曰余未知介石之事今讀此傳始知其
概蓋其人慷慨憂國與月性相似而其實學益於
世似或過之近世真宗門徒之出人才何其多也
可謂奇矣

南摩羽峯曰。介石不免為一個頑固奇僻僧。然其憂國心之深。氣魄之壯。操守之確。有不易及者。亦足以砥薄俗。輕桃子矣。

岡田后得曰。介石慷慨憂國。著栽培經濟論。重野成齋。中村敬宇。栗本鋤雲諸老先生序之。則介石亦韓愈所謂墨名而儒行者耶。

東胤禪師傳

東胤禪師。名梵仍。幼名乙吉。東胤其號。橫山氏。近江國淺井郡高畑村人。吾老友小野侗翁季弟也。幼而穎悟。年方四五歲。遊戲侗翁傍。聞其受句讀。輒朗々成誦。終卷不錯一字。其父奇之曰。此兒英物。非可置耕桑間者。一日語之曰。我聞一人出家。九族生天。汝其能乎。曰。能。乃携入京師。拜華園妙心寺中南海禪師。塔頭隣花院法。雜深具戒。稱等慧。于時年甫七歲。後以號行。就槐窓大室二禪師學經論。稍長。知宗門有佛祖一大事。入象匏禪師門。攝獨照禪師。參窮

免江曰曰
能二字筆
力在焉

有年。禪師示寂。乃遊濃州。參耕隱禪師。福田大勝寺金剛正眼禪師既而歸華園。參穎鳳堯禪師。得師印可。住持太嶺院。為第十世法嗣。奉本山命。應化關東。前後十年。萬延中。西歸。患眼。醫治無效。遂盲。然有記性。來往一山中。及勤行佛前。不須人扶。文久二年。移住華園大龍院。院敕謚靈光佛眼禪師。開基之地。門望嵩高。而無田祿。檀越荒廢。無住僧已久矣。而東胤甘居之。一夕大雨。堂宇皆漏。乃打一偈云。屋漏家風屬。瞻禪同參。夜雨轉淒然。笊籬木桶難摸索。兩個離僧隨意眠。第一句第三句皆禪家典故。皆住寓殆十年。麥飯粗茶。資具空乏。明治

瓦江批

近世偉人傳

三年。復退居大嶺院。貧困益甚。晏如也。十一年秋。移居靈雲院。々華園四本菴之一。本菴猶云本寺。其派通稱。十三年。當特選入微笑菴。々在玉鳳院中。華園天皇靈跡。而開祖圓成國師之塔處也。侍真守護。十有八月。侍真像之意。亦其派通稱。遂寂焉。前此。十四年六月。傳法弟子知仰。十二月示微疾。十五年一月三十一日。陰曆十二月十二日。即國師示寂。正當忌辰。東胤黎明盥漱。命侍者點梅湯。喫之兩椀。曰。今朝氣色最佳。言了。端然凝坐而瞑。如有與國師冥合神契者。徒弟奉遺命。崩于大嶺院西北聯芳塔下。世壽六十五。法臘五十八。東胤為人

成齋加圈

篤實。雖既出家。能孝。能弟。頗有儒行。其未盲也。屢歸省。不絕。餽遺。不類窮禪。衲安政中。兄侗翁蒙嫌。幽居東胤。深憂之。為雪冤之計。至矣。慶應中。侗翁在京師。數訪其居。當是時。國家多故。世論洶々。如風潮湧起。東胤竊慨之。注目乎東西。動靜。結交於列藩人物。知天下形勢了々矣。一日與侗翁談時事。偶有德川氏近臣某來過。時適在奉還大政之後。東胤問曰。內府公何為。曰。起土木於二條城。如為久留計。曰。吁。公過矣。未覺為人所瞞欺乎。其人憮然。侗翁問其故。則曰。內府信人。甘言輕辭。征夷職。其意猶欲留此為太政。

拙軒曰數語可抵一編語錄

大臣耳。其論事機。警率此類也。平素不喜作字讀書。不事講習。斷然奉不立文字之教。然一觸耳目。經年不忘。世之汲々從事書冊者。或不之及也。其徒嘗嘆曰。禪師機鋒峻銳。不可當。其接同流。每以捧喝。自具德濟家風。身行淨潔。不著點塵。又曰。師雖盲矣。我山一派。都鄙數十寺之事。歷々記之。寺門數百冊。記錄不之及也。師真我山寶藏。居恒諭衆曰。書非自解悟。到底無益。故我不喜講說。又曰。聞人善。宜信。聞人惡。勿信。又曰。不嘗萬苦焉。得一甘。又曰。今人動稱固結。人心是耶。蘇宗旨。吾道要人心。解脫其作詩。偈。衝口。

近世偉人傳
義集二編下
三
蒲生氏

拙軒曰悲憤之言心事可想

而成不復留于心。徒弟或勸曰：師眼疾猶如可治者。請托之良醫曰：吾不忍復見滄桑之變，眼之盲是不幸中之幸耳。竟不使治。其示寂當東福寺災後。徒弟為之語曰：東福燒盡，猶可再新。東胤沒矣，無復替人。其為眾所慕如此。頃者，侗翁寄書示東胤傳，余錄其事，不復增損云。

善諷子曰：古人云：知子莫如親，不可改也。已東胤之父，知其為英物，惜置之耕桑間。而當時士庶之別甚嚴，無路於出仕，故論為僧，遂成名衲。其言行皆可傳也。於戲偉哉！

川田甕江曰：余知侗翁而不知其弟有如許人物。即知有如許人物，亦不能作如許文章以傳其奇。與不知者無異，愧於吾子聞也多矣。

村山拙軒曰：東胤師韓文公，所謂墨名而儒行者。其事卓々可傳。若使去佛而當世務，則其事業恐不止此。惜哉！

岡田后得曰：高識卓見，似吾鄉良寬師。詩偈之妙，亦自南華得來。

高木抑齋傳

抑齋名貞字士幹藤原姓高木氏安房高井村人抑齋其號為人温厚仁恕精乎西洋醫術喜賦詩歌與同國鱸彦之唱和古今體皆妙康申春余航海訪彦之彦之拉過抑齋抑齋遂留館對酌唱和情好日密一日談及醫事抑齋主洋余主漢議論不合抑齋笑曰醫方奚擇漢洋只當以治病為主耳余以洋方療之不治者君請試以漢方治之乃以難治症五六人付余余療之幸見效者二三人抑齋欣然撫掌曰果然漢方豈可廢乎世之洋醫不恥己之學淺術拙而

中洲曰達見確論羽峯曰洵得其要

又曰輕佻洋醫之礙

挾妬心安譏漢方以為陳腐不可用豈不謬乎遂使息靜齋學漢醫方於余其宏懷雅量率此類也當此之時海警甚急米艦出沒于浦賀洋抑齋竊抱杞憂尤惡幕吏之姦詩酒自遣因號幽憤子及聞櫻田事躍然曰賴有此耳余去後橫山德溪田村翠嵩守山順成亦訪抑齋歸後見余籍々稱之不已明治某年以疾歿享年六十有四臨疾革戒靜齋曰雖用西洋藥慎勿西洋其心遺稿若干卷彦之選上諸梓云善諷子曰余行乎天下見人衆矣未曾見如抑齋者洵可謂篤厚君子哉近日畫工寫其真余乃贊之曰

中洲曰達戒一言足生以了其一生

近世偉人傳 卷二 高木抑齋傳

一扇在手。可以蔽塵。一刀在腰。可以刺姦。風丰瀟洒。雙眉不攢。胸有詩書。囊有仙丹。以起病者。以敦彝倫。性愛幽蘭。屈平或前身。幽憤在內。不妄形顏。不信見其詩。傷世足悲辛。於戲草有國香。非夫蘭耶。人有國香。非斯人耶。書畢。不勝知己之感。潛然久之。

三島中洲曰。醫以治病為主。猶學以治國為主。可謂達見確論矣。惜哉。不使抑齋醫當時國病也。

南摩羽峰曰。浩懷卓識。世不多見。其匹安得起之。九泉而締蘭交。

又曰。世學西洋之學。師西洋之事者。皆當如此。不

獨醫也。

村山拙軒曰。使世洋醫者流。皆若抑齋。則無同黨異伐之論。而生民之幸何如也。

岡田后得曰。抑齋翁與子聞。其道不同。而相合堅於膠漆。可謂奇矣。豈莊叟所謂以天合者耶。其送別詩。有何料今之世。有此古人存之句。

高野長英傳

高野長英名讓。號瑞臯。陸奥膽澤郡水澤驛人。後藤

實仁稱總第三子也。以文化元年五月五日生。稱悅

三郎。年十四為外叔父高野玄齋所養。玄齋者仙臺

藩侯支族伊達將監之侍醫也。精西洋醫學。悅三郎

改稱鄉齋。亦修西洋醫學。受文學於坂野長安。長安

義子。某將遊學江戶。鄉齋欲與之俱。恐義父之不許。

將脫走。而苦無旅資。適有醪金會俗稱賴。鄉齋代義

父而往。闖而得醪金十餘兩。私喜曰。此天之賜也。吾

春山曰醪金會作怪會羽峯曰長英有大志如此

今以此金為遊學資。異日遂志謝罪。可小節何足顧

洞齋曰鄉齋之不顧小節玄齋之憐其篤志而怒之後年其學所以成皆胚胎于此矣

乃不還家。直之坂野氏。玄齋聞之大怒。然亦憐其志

篤。遂許其游學。與之資金。鄉齋欣躍赴江戶。時年十

七。實文政三年也。鄉齋既至江戶。主堀留坊藥店神

崎屋源造。源造本水澤人。幼與玄齋友善。以故視鄉

齋猶子。勸受業於吉田長叔之門。鄉齋勤學過等輩。

無幾。而其業大進。長叔稱之。以已偏諱與鄉齋。改稱

長英。長英苦學三年。歸鄉里。玄齋怒其業未成半途

而歸。不許見。養母曰。彼千里歸省。而君不許見。人或

謂以其非實子疎之。請許謁玄齋。弗聽。長英奮然乃

又曰長英有大志如

善識又曰長英之才如此又曰玄齋善識

此是長英
之所以發
名亦所以
遭禍也

又曰源造
亦非凡

又曰長英
之學之才
如此

近世傳人傳
義集三編下
三
蒲生氏校
矣長英恒欲遊長崎從蘭醫志以勃兒度而學會長
崎譯官今村直四郎弟甫庵者將歸長崎長英將欲
與之俱赴謀之長叔長叔憇之長英遂決意赴長
崎其資皆源造助之臨發作書遣義父陳謝遠游之
罪書辭慷慨感動人云長英既到長崎入志以勃兒
度之鳴瀧塾高良齋伊東玄朴戶塚静海伊藤圭介
竹内玄同等先在焉相俱講究蟹行書長英尤出其
右故志以勃兒度使之掌翻譯教授九年三月和蘭
貢使之江戶志以勃兒度從焉長英留在長崎先是
有山田大圓者不償源造藥價五十兩而走既而知

洞齋曰回
環往復天
之祐有志
者如此

其人變姓名稱松原見朴在肥前平戶源造乃使長
英取其金抵學資長英抵平戶見見朴致源藏書見
朴為松浦侯所賓待參與國政權勢赫奕然無意於
償藥價長英乃謂見朴曰書中所索之金則抵余學
資者故不必獲金使余不乏於衣食則足矣見朴喜
曰然則易々耳我藩侯多貯蘭書欲得一蘭學者翻
譯之久矣子從事翻譯衣食之計不足患也長英欣
然曰幸甚君請計之見朴乃說侯使長英居長崎邸
縱覽其所藏蘭書長英衣食既足專力翻譯如志計
以幾由無天一書尤奇秘為邦人之所未曾讀破者

近世傳人傳
義集三編下
三
蒲生氏校

羽峯曰長英有先見之明如此

長英譯之云。蘭使之歸長崎也。天文方名職高橋作左。贈日本地圖於志以勃兒度。事係國禁發覺。作左下。江戸獄。志以勃兒度亦被禁。接入長英。恐連坐。潛走。薩摩十二年正月。良齋等果連坐下獄。六月被釋。長英聞之。將歸。迂路過安藝廣島留馬。先是。義父玄齋老病。使門人小野良貞之長崎迎長英。而長英不在。不審其所往。良真空還江戸。在源造家。竄其消息。玄齋遂物故。既而長英書至自廣島。良貞乃至廣島。告喪。勸與俱歸。長英慟哭曰。嗚呼。家君使兒遠遊。欲見其後來成業也。而今已矣。遺憾奚歇。乃謂良貞曰。家

又曰有大志而善新如此

又曰其言大有理

又曰善報源造

君一息尚存。我當日夜兼行而侍養。今既如此。徒歸僻邑。與草木同朽。無益也。我當出江戸。刊行多年苦心。所譯蘭書。以揚家聲。且迎養阿母子。先去。良貞曰。君若不歸。是忘君棄家也。非不忠不孝耶。長英厲聲曰。咄。汝謂我不忠不孝。何也。我學業既成。揚名於天下。後世是乃忠孝之道。汝何吐妄言。良貞見其意色不可回也。乃別去。歸水澤。告故。家人相議。養他子。配女。以為嗣。既而長英來江戸。卜居麴坊貝坂。報源造以奇藥神方及製煉新法。於是其藥售倍常。源造益富矣。幕府侍醫松本良甫深愛長英才學。助之。移居

羽峯曰果踐其言

洞齋曰此段叙述兩黨才俊并遠藤其為豪傑之士遂及長英與之交是以容形主之法

於隼町開醫業從遊者日多長英年纔二十七是歲天保元年也乃迎老母奉養最厚娶妻舉一女當是時洋學漸盛西有長英及渡邊登小關三英鈴木春山之徒世稱之山之手黨謂其居山邊也東有宇田川玄真杉田立卿坪井信道岡研海之徒世稱之下町黨而山之手黨最盛渡邊登為三宅侯老臣侯弟某々皆從長英三英學故給兩人俸祿紀州藩儒負有遠藤藤助者文武之士也平素慨乎昇平日久士風頹敗而連年凶荒民有菜色專講救荒經濟諸侯伯往々諮問焉登長英等與之交善因創一社以耆

老相會名曰尚齒會諸藩士人多來問時務九年十月十五日適其會日也而長英卧病其門人内田彌太郎奥村喜三郎常患本邦船舶覆没多研究西洋航海術製防颶風覆溺之器名曰經緯機是日欲出之尚齒會示衆携過長英請與俱行長英力疾而往既至會者已半散然猶座有二十餘人皆稱其器精巧適座有芳賀市三郎者幕府旗下士掌評定所記錄懷營中密議竊出示衆即和蘭甲比丹告長崎鎮臺久世某伊賀守書也其略云英吉利謨利孫載日本漂流人七名不至長寄而直入江戶近海浦賀港閣

羽峰曰其
暗外國事
情如此實
可嘆也
又曰憂國
之深衷可
見矣

老水野某等議之曰。宜准文化初接魯西亞使節列
佐能津度之例。彼若欲強乞互市布邪教。宜砲射以
膺懲之。長英登等見之。噩然曰。此國家大事也。夫英
國之猖獗。西洋諸國之所懼。且聞謨利孫者。近世希
有之豪傑。而久居廣東亞媽港。善讀漢籍。其漢文著
書。既已傳我邦。藏_中在官庫。今有司不知外國事情。以
謨利孫為船名。亦可憫笑我輩。既審其事情。宜為國
家上書。以盡忠誠。其可默乎。衆皆曰。然。乃散。於是登
作鵝舌小記。慎機論。變說私記。以諷之。長英則作夢
物語。或人上之。問老太田某_{備中}。於是諸有司始知

又曰當時
善用長美
華山等則
不受外國
之侮可知
也。而有司
所見短不
能及之。可
嘆也

洞齋曰提
起懷憤貢
藏與惡瘡
學耀藏以
為與獄之

謨利孫為人名。將軍亦始知其事情。當此之時。幕吏
鳥居忠輝_{稱耀}。巡檢浦賀海岸。使胥吏小笠原貢藏
測量海港。縣令江川某_{稱大郎}憤其測量無法。遣人
江戶召內田彌太與村喜三_{稱大郎}測量之。貢藏憤奪已功。
讒之忠輝。忠輝者林某_{頭大學}之第二子。素惡變學者。
流以為夷狄禽獸。是以與江川某議不合。遂成隙。今
黨相誅謗。有一向僧順道者_{常陸國鹿島郡鳥栖村}
子。與同志謀。將開拓無人島。初順道從高家今川上
總介醫師阿部將翁之孫阿部友之進。學本艸物產
學。故欲獲異產奇品。有此舉。同社有花井虎一者。元

近世偉人傳
義集二編下
卷
續姓紙碎

緣又將花
井虎一者
以為燬煉
羅織之原
文法迂曲
而整然能
叙所難叙

幕府小吏。貢藏素交善。因欲誘虎一而一網打盡。蠻
學者流說之以禍福曰。子今自首開拓無人島之徒
姓名及事實。且以著夢物語。鳩舌小記等者。亦為之
黨。則由其功好官重祿。可唾手而取也已。虎一信其
甘言。遂因耀藏密告。其略曰。近年蠻學大流行。自天
文地理。以至醫學器械小技。從事於此之徒。稍々蔓
延。諸侯則島津三宅。幕吏則松本內記。松平伊賀守。
下曾根金三郎。江川太郎左衛門。羽倉外記。古賀小
太郎。藩士則紀伊遠藤藤助。水戶阿部友之進。立原
甚太郎。大內五左衛門。雲州望月菟毛。庄司郡平。三

春山曰此
書誕妄不
信不足徵
則何如
洞齋曰此
一語足以
悚動閣老
輩
羽峰曰其
誣亦甚矣
青蠅之害
善人誤國
家自古皆
如此可慨
嘆
洞齋曰宋
時所謂詩
獄由於王

宅渡邊登岸。和田小關三英。及坊醫高野長英。僧順
道。商賈金二郎。秀三郎等。皆尊信蠻學。輕蔑邦典。妄
言妖說。著無用書。以誹謗朝議。煽惑人心。且羽倉外
記。江川太郎左。奧村喜三郎等。及助此輩。以開墾無
人島為名。將潛航外國。通信由所。聞黨中。或有嘗與
大鹽平八交者。此輩皆犯國禁。可處死刑者也。若今
而不加禁遏。後當及大事。耀藏欣然。直告諸閣老。水
野某守越前。某命町奉行大草某守安房。按之。某先召渡
邊登鞫訊。下諸獄。又就其家。盡收書牘。長英潛伏在
外。捕吏就其家。收書類而去。長英知其不可免。托老

安石羅織蘇軾之罪以其詩為誹謗令長英等之獄亦起於權藏以犯國禁密告之小人能投上之忌嚴可畏也夫又曰長英一言能攪破世之迷夢幕吏亦然可舌揚不下羽峯曰語少涉嘲可惜然亦可觀其剛氣

母及家事於友人鈴木春山。又作書數十通寄鄉里及友人。遂詣町奉行廳而自首。直下諸獄。實十年五月十八日也。小關三英聽之。恐受獄吏之辱。終自殺。長英登等既下獄。鞠訊數次。吏知其與開墾無人島之徒無關係。乃詰長英曰。汝嘗潛往英國乎。何其所著夢物語。記其地形風俗之詳也。甚可疑。長英曰。自古無升天入地之人。然尚能知天上之象。地底之事。况舟楫之所通。雖不往其地。豈不可知乎。君復奚疑。但君等之眼肉。眼也。故不能看破。不往之地。我輩之眼。活眼也。故能看破。未曾往之地。吏怒大罵曰。默

又口長英之才如此

長英冷笑而閉口。吏遂以其著書動人心。且不憚幕廷語涉不敬。論處諸終身禁錮。於是老母妻孥皆歸故鄉水澤。長英既下獄。獄中皆服其膽力。推為獄長。俗稱之。作書與鈴木春山。托所著蠻社遭厄小記。致之鄉友茂木某。有榮藏者。亦在獄中。長英謂其才智可使也。酷愛之。密語曰。汝方鞠訊之時。當答之云々。必無罪出獄。榮藏大悅曰。犯罪受刑。素所甘然。余有欲為而未遂者。常以為憾。今因先生之教。指得出獄。再見天日。幸甚。何以報先生。長英曰。吾固非犯大罪。而終身獄中。徒送日月。大丈夫之恨。何以過之。汝出

近世偉人傳 卷之二 三十一 蒲生此稿

洞齋曰均
是修西學
者而有跡
天竭地如
當日有吐
氣揚眉長
鬚我冠如
今日時運
之變換可
勝歎乎

獄方。夜候風放火於獄舍。傍則繼囚吾若出獄則必
大有為也。榮藏曰。謹奉教。既而榮藏放免。實十有二
年也。榮藏既出獄。一夕乘風放火於獄舍。近隣焰烟
漲天。將延燒獄舍。吏急來繼囚長英。躍出獄。訪舊友
大槻俊齋。時天未明。直入其卧内。俊齋見其被髮長
鬚如夜叉。不知其為誰。大怪。長英低聲曰。高野也。高
野也。今曉失火。繼囚因來也。君幸與僕衣服并佩刀。
鬚髮如此。不可不剃。願借剃刀。俊齋知其有逃亡意。
諭曰。吾聞繼囚後三日間歸獄。則減本罪一等。子宜
早歸獄乞寬典。長英笑曰。幸勿煩尊慮。吾不為子之

右得曰勝
於吞炭漆
身速矣

累強乞衣服。佩刀及剃刀而去。又歷訪伊東玄朴。竹
内玄同等。乞金若衣袴。乃上小石川牛天神山上。時
早朝。茶店人未至。乃入焉。剃髮為圓。顯更衣。穿袴。
佩雙刀。用硝石精以燒其額。而變面貌。雖舊知見之
不知其為長英。云幕府以長英不歸獄。物色甚嚴。遂
不獲。長英潛匿江戶。至明年。省老母於水澤。復還江
戶。遂往尾張。至伊豫。宇和島。藩侯愛其才學。陰庇之。
長英以其所賜金。時々贈之老母。居三年。復還江戶。
變姓名。稱高柳々之助。隱于幕府小吏宮野信四郎
家。既而妻加字。女毛登來依。因僑居于麻布宮下。水

近世偉人傳
義典二編下
三
蒲生氏村

洞齋曰勝子之言毅然如泰山不動雖長英之豪何得凌駕之羽峯曰長英亦不得不服之又曰長矣先見之明如此

野侯忠精稱家士有松下壽醉者善鑄大砲春山與之交善遂使長英交之壽醉聞其高談心折使兒健作為弟子講究火術壽醉又欲為長英伏匿之助使介橫江宗也見勝麟太郎後稱安房告以實乞庇蔭麟太不肯曰我幕府旗下士也子幕府之罪人也食其祿而庇其罪人非忠義也然我非與子有宿怨故吾不敢告之他人子速歸勿再踵吾門長英大服其言而去後贈之手批鈐錄外書曰子英雄也後必成名請以此為信麟太子時年二十既而長英又改姓名澤三伯寓于春山妾宅宅在青山百人町詐稱家族隣

人莫之恠者妻亦改名阿雪生三子長英翻譯西洋砲術書以為生計弘化三年春山歿長英嘗承薩摩侯命譯西洋兵書三兵他譯成文意明瞭最易通曉侯大賞之偶伊東玄朴侯侯郎出示之玄朴恠曰譯文穩當明瞭是必出乎高野長英手非他人之所能及也侯不知長英為何人他日抵柳營徧問諸諸有司於是有司始知長英潛匿于江戶速命捕吏搜索市街適有潛匿于壽醉別莊者其所携妓卧病偵吏政告者來訊長英診妓病先存政告一見知其為長英直歸告諸偵吏長半七半七報之南町奉行同

近世譯人傳 義集二編下 卷五 蒲生氏粹

通世傳人傳
義集二卷
三十一
清生氏抄

心吏職名小林藤太郎謀捕縛恐其逸也密為方略時有元一者嘗與長英同在獄赦後復犯罪半七謂之曰汝知長英長英今潛匿青山汝若搜索其形迹以其功免汝元一欣然諾之日々往來於青山百人町一日薄暮長英戴深笠而行元一認其為長英低聲呼曰非長英君乎長英停而視之元一也因前話舊元一請貸金曰余再犯罪將被逮捕故今欲奔遠國而無路資君幸憐之長英恐其洩已潛匿所乃諾焉拉而歸家與金若干曰請速奔元一乃去告半七半七乃帥捕手十餘人詣長英宅二人先入呼御用猶

羽峯曰竟
留其術中
可惜

后得曰墓
寫如觀劇

謂有命也長英起將入深室一人走至自背抱之長英拔短刀刺其脇一人向前面長英舉短刀擊之躊躇不敢前長英乃引短刀自刺喉數人自左右至遂縛之少焉乃死年四十七實嘉永三年十月晦也妻阿雪四子某々及宮野信四郎松平壽醉同健作等皆被逮捕阿雪幽囚四子某々付親戚信四壽醉健作皆流於遠島

善諷子曰長英匿于城市數年人莫知之者古人云大隱匿于市其長英之謂矣乎吾觀其潛匿中事知有大過人者又如其眷々乎老母時時贈金及不怠

羽峯曰一
代偉人評

通世傳人傳
義集二編下
卷六
蒲生氏抄

得確當

源造之舊恩可謂篤乎人倫矣。要之亦一代偉人也。我往年岡鹿門贈余蠻社遭厄小記一卷，囑作長英傳。余讀之，不能知其顛末，故久不執筆。頃者，今村了庵見示史料一卷，載長英事太詳，因乃立之傳云。又曰：余聞之門生杜岡文平曰：榮藏上毛人善說長英事，曰：長英之為獄長也，其飲食太美，長英常分與之。榮藏宜矣。榮藏行，火脫長英於獄也。嗚呼！彼得孫吳用兵卒之遺矣。文平又曰：長英嘗在上之澤渡村醫福田宗禎家，其所著西洋字典若干卷，醫原樞要內外編，瑞臯活套，和蘭史畧，西洋雜誌，奇器集成，瘟

又曰長英之才之學如此

后得曰帶說華山有姿致

疫考，避疫法，二物考等，皆藏于其家。如二物考一書，其圖渡邊華山所畫精妙逼真云。又曰：宗禎父浩齋得一歲三熟之蕎麥，及馬鈴薯良種，與長英相謀，書其種藝法，以教村民，所謂二物考是也。被淺間嶽噴火之災之地，不生五穀，然自浩齋長英教藝此二物，村民到于今不乏食云。浩齋咏三熟蕎麥詩曰：三熟端臻九月初，製來新麩玉絲舒，清脆帶得風霜氣，更比上番味有餘。豐島洞齋曰：長英所為未可以訕也。雖然其事甚偉，為國家今日西學之旺盛，長英之徒未必不開

之針路也。其可傳也固。而其所善如鈴木春山亦為蠻學者流唱首。毅之寓於岩名昌山也。屢與之接。其言行疎野而好談兵。又善詩。一奇男子也。其死。鹽谷宥陰記碑而傳之。長英今亦得子。闇揭載。事跡皎然。真為一快事。

南摩羽峯曰。今當時善用長英輩。開其學於海內。則必將觀今日之開明於百年之前。而無治外法權之嘆。亦可知也。噫。

小山春山曰。長英實奇人。且有奇智。然亦奇譎。非正士。若使有為之主。能助長裁抑。展才力。必大為

世用。惜哉。潛匿遑々。以隕其身。是可觀德川氏末路。屈人才之弊矣。

岡田后得曰。此篇縷々數千言。情事明晰。端緒不紊。如觀良工密画。水源山脉。一々可辨矣。而中有一種肉眼不可辨之文源語脉。真可謂文壇中大隱也已。

近世偉人傳 卷二 續下 三十一 清生比本

池大雅傳

羽峯曰者也二字削成齊曰傳昔用者也字史遷慣手

后得曰畫學有淵源如此

池大雅者京師人也名無名字貸成稱秋平大雅其號又號九霞山樵幼而穎異五歲能書嘗至黃檗作大字筆勢飛動矯々如龍蛇千果禪師大奇之作詩激獎焉及長如紀伊學畫於祇南海又如大和學者色法於柳里恭又從土佐光芳學國畫法畫友有望玉蟾者一日相語曰從來畫家寡專用力於漢法者我與子自今用力於此以大舉名聲大雅以為然乃學梅道人及倪雲林玉蟾則專學唐伯虎遂俱成一名家名聲籍甚大雅為人風流真率有奇行初學漢法

又曰罵得痛快而聞之不怒亦宏懷難友

買扇數百本畫山水以賣諸近江美濃尾張諸國人莫顧之者憤歸過瀨多橋上悉投之於湖中曰吾畫不為俗人所愛故以與龍王既而其名大揚海內爭乞其畫轍材蝟集嘗一豪富持絹乞畫經月不成屢遣奴促之一日奴立門罵曰咄這拙畫師自負耶懦邪抑慢人耶勞人亦甚矣大雅聞之走出謝曰我過矣幸怒輒展絹一揮而成常好遊名山雖高峻幽邃人跡所不到不窮不止尤好登富士山每登必異其路作其圖一百幅奇趣橫生皆異其狀與世之畫工所摸迥別獲者貴寶之又好讀書欲購石刻十三經

近世偉人傳 卷二 續下 三十一 清生比本

近世偉人傳 卷二 下 三十九 潘生氏

節用數年貯錢百貫緡詣書估議價書估貪利不賣大雅嘆息而還會祇園社有修造之舉大雅乃舉以

納之於祇園社其納也以薦作囊十口俗謂之以每

囊充十貫文使門人青竹貫之以荷社司將欲揭其

名於祠前大雅固辭社司強請揭其妻名云妻名阿

町有才情祇園茶肆百合之女也百合喜咏國詩名

聞公卿間冷泉黃門殊寵之故阿町亦學國詩於黃

門初百合愛是女欲為得一佳婿無適意者會有池

大雅住葛原貧甚賣書畫纔活人莫之顧者百合獨

奇之以女與之女亦終習解繪事號玉蘭情好日密

后得曰憂
慾如此今
世不可復
見

成齋曰過
接妙

琴酒相對澹如也大雅嘗如浪花遺畫筆玉蘭持筆
追躡及之建仁寺門前授之大雅謝曰卿何人善拾
吾筆與我拜受而行竟不覺其為妻而玉蘭亦毫無
怪色焉大雅得疾自知其不起不服藥而終于葛原
草廬蓋安永丙申四月十三日也年五十有四

善諷子曰吾嘗觀大雅畫人物奇古禽鳥恠異頗帶
諧謔氣豈以畫為戲以玩世者耶及觀其親友六如
師題其像詩知其果然也詩云鶉衣蓬髮意恬然言
語近禪形肖仙避世仍懷濟世志賣山不蓄買山錢
襪林滿屋纔容膝川字成腔時弄絃至竟深心誰可

近世偉人傳 卷二 下 卅三 潘生氏

會空令姓字藝中傳。

田村翠崑曰。先拓既立大雅傳。今讀此篇。其叙事自異。各有妙處。可以並傳。不厭重複也。

村山拙軒曰。大雅之畫。取法于倪黃之間。專以氣韻勝。而其行事。往々似倪迂其人。西人間有此風流。在邦人則甚少。可謂一世奇豪也。妻玉蘭亦能繪事。琴酒相樂。尤為美譚。

又曰。往時長野豐山著三偉人傳。刊行于世。大雅居其一。余嘗藏一本。今也亾矣。岡田后得曰。其人奇古。故文不求奇而自奇。

下村也壽今井龜壽傳

也壽者。肥前國杵島郡邊田村民。下村嘉右衛門之長女也。天資溫靜。有婦德。年十八。嫁同郡八町村民稻富與平。善事舅姑。內行修整。生男女六人。年五十。七喪夫家。道窘窮也。壽以身先婢僕。夙夜力作。不墜家業。遂致豐富。官屢賞之。今茲明治十七年甲申。齡一百五歲。蓋以安永九年四月朔日生子。孫七十有一人。皆善教育之。官又賞之。賜金若干也。壽嘗為長男在太郎。娶同郡八町村民山中某女。壽夭。壽天亦溫靜。善執婦道。今茲齡六十有六。自嫁在太。既已四

后得曰希
世大壽希
世貞操

右得曰婦
龜遺孤之
龜繼

十有七年未曾違姑及夫意孝養順奉如一日官亦
賞之賜木杯三箇云

龜壽者但馬國七美郡某村今井某之女也亦天資
溫靜有婦德年十八嫁同國養父郡轟村民片岡宣
周生四男四女年三十喪夫又連喪三男四女獨育
五歲兒壽左姑患痿躄龜壽孝養不怠家素富寡居
善保持之不墜其產天保間凶荒塗有餓莩龜壽深
傷之捐米五百石救村民乏食者事聞幕府褒賞之
先是宣周欲多栽培杉樹而未得其培養法而歿龜
壽繼其遺志多栽杉樹培養得其宜杉樹生長鬱然

又曰擴張
遺業如是
丈夫所難

成林明治五年龜壽以疾歿時年八十向蒙賑救村
民悼惜不已至今供香花於其墓者太衆矣十四年
官開山林共進會壽左因出亡母所栽培杉木於其
會場農商務卿感賞賜銀杯一箇又同國懇和會員
枚田探源小林礫川等錄其善行出諸同會々員皆
感嘆不已其會長長島孚作褒辭以贈之
善諷子曰二婦皆以榮々之身不啻不辱其所夫擴
張遺業教育兒孫真不愧乎古賢母何其偉也而壽
天之事姑及夫四十有七年如一日亦可稱宜矣三
婦皆受官之賞賜又得天壽如此也

小野湖山曰。自古仁者不壽。才子無命者多矣。往往使人發天道是耶非耶之歎。如此篇所傳二婦人。所謂得天人皆順亨者乎。一讀之際。可以興起人之善心。洵可貴也。甲申秋。識於賜研樓中。

小山春山曰。兼有德行才幹者。求之男子。亦鮮矣。况於婦人乎。今此二女。厲操芳烈。已足為姆範。加之有貨殖之才。惠澤及民。於戲偉矣。宜其保高壽。受福報。又有此佳傳。以得乎千萬世不朽之壽。天

月之祐。善人厚哉。其感者。大衆矣。十四年

近世偉人傳義字集卷之下終

聖亭曰。一句括盡古今。情。

雪峯先生喜讀拙著偉人傳如此。真是千古知己矣。

讀近世偉人傳題後

諂佞以固寵祿。媚嫉以害忠良。死而掩其跡者。似天幸矣。抱忠義守苦節。吞冤屈於地下。而千載無之知者。天地間遺恨莫大焉。世道之衰。職此之由矣。蒲生子閻。偉人傳一出。伸無極之冤於萬世。使諂佞媚嫉之徒。無所遁罪焉。近世著書之多。千古所無。而有益世道人心者。未有如此書也。余欲刊行此書三千六百萬部。頌之天下。戶誦家讀。鍊磨所謂日本魂者。使諂佞媚嫉之輩。皆變化為偉人而已矣。

黃梅節

但馬

雪峯習田篤拜題。

詩亦奇崛

富岳青天千古雪。櫻花白日萬春香。靖洲勝景誰描寫。一帙斯書是國光。

同上

雲尼好讀

綱目亦義

也風仁骨人

就。忘熱揚々讀此編。甲申夏

何問早花還晚花。只應樵徑躡槎枒。新安活眼唯奇

耳。收得義風仁骨多。北總雲颿間中寔之拜題。

傳得偉人鐫刻新。言論一々足精神。青天白日樓千

尺。芳躅共高忠孝臣。

志士仁人事可憐。本邦羨俗出天然。維新唱首知安

在。在此蒲家一史編。長州中島清九郎拜題。

中島君屢訪余々偶有事不逢君不敢怒而有此寵贈蓋忠恕人也

取表亭曰官氏之子立志卓然如此宜矣其不墜家聲也

近世偉人傳第七編跋

頃日。精菴蒲生先生所著近世偉人傳第七編刻成。余聞之。喜而不寐。有客怪問曰。此編之出。有益於子之名乎。有裨子之身乎。何其喜而不寐也。余曰。鄙哉子之視我也。君子不憂其名之不揚。而憂道之不明。不憂其身之窮。而憂俗之不正。苟道明而俗正。則雖窮且賤。君子不憂焉。鄙哉子之視我也。客曰。何居乎。曰。夫國運之盛衰。由于風俗之隆汙。風俗之隆汙。由于正學之興廢。正學之興廢。由于真儒之為之倡與否。雖然。一二真儒為之倡。其效不過耳目所接而止。

夫其不問耳目所接與否。咸蔚然敬應。不誤所嚮往者。莫著書若焉。今此編以慷慨悲壯之筆。寫忠孝奇偉之蹟。字々懇摯。語々痛快。使讀者感奮興起。知正學可尊。則國運風俗之盛且隆。可由是而期矣。余之喜而不寐。不亦宜乎。客唯々而退。會有跋言之命。書以塞責。 明治甲申八月。

東京

宮原

確拜題。

小山春山曰。立意莊重。為先生長者作跋。頗為得體。

聚亭曰高
作亦一氣
呵成故妙

柳外慕子
貢為人意
則屢中旁
好文雅亦
奇人也余
未見其人
而神交之
厚既如此

讀近世偉人傳賦呈。

原十首節七。

一氣萬言何足難。淋漓注出滿腔丹。清時寸鐵不須佩。驅逐群雄入筆端。藝苑何惟八斗才。脩毫振起世波頽。新編好是稱雙絕。名士恰傳名士來。冀北馬群名久彰。忽遭伯樂不留良。奇人幸得奇人筆。偉業千秋凜有光。字々光銚筆有神。幾篇寫出幾多人。品評論斷皆奇拔。一誦三嘆拍案頻。

文士之勞亦大哉。雪窓螢案費心裁。一褒一貶不徒

愈出愈妙

聚亭曰余未識滕井兄々千里郵送高作神交之寵贈不可不錄

爾遠繼董狐遺意來。

奈此人情澆薄何。滔滔世上飾辭多。先生著眼獨高處。期挽士風頽墮波。

文章元在叙彝倫。奮筆諄々警世人。死讀活看何用問。篇々無士不傳神。

甲申鞠花節。

遠江

柳外川上源吉拜題。

讀近世偉人傳。呈聚亭蒲生先生執事。

雪案螢窓已幾年。一枝健筆作新編。先生至竟偉人耳。好是英名天下傳。

備後

葦城藤井乾拜艸。

聚亭曰起手偉麗與稱偉人傳相

近世偉人傳義集第二編跋

近世有偉人。猶天地之有元氣也。天地非元氣不運。國非偉人不立。其關於國也大矣。况欲迴斯文於狂瀾。既倒之後。安可不養成一國之偉人乎哉。吾聚亭先生嘗慨世道之陵替。以振起斯文。自任其著近世偉人傳。意亦在乎此矣。余觀其所載。知有君父。而不知有其身。知國家之有安危。而不知其身之有禍福。其當大變處。大節也。奮前壁立。毅然以致命者居多。而其他以博聞通識鳴者。以高節篤行見稱者。以能名于當時者。皆莫不輯錄。而一與世道相關。使讀

近世偉人傳

義集二編跋

蒲生氏

聚亭曰絕
好典故

之子氣魄
甚厚有望
於異日者

者感奮激昂以偉人自期。嗚呼先生之欲振起斯文以匡濟世道人心者。可謂至矣。昔宋陳同甫著中興遺傳。多取忠孝大節之士。以鼓舞一世。故李綱宗澤岳飛諸偉人皆在其中。識者稱其有大功於世教。今先生是著。殆所謂繼遺響於千載者耶。然則吾輩親炙先生者。尤當排異端明大道。以專力於斯文。夫然後可謂不負先生立言之意。能以偉人自期者矣。項第七編刻成。乃謹跋數言于其後。

南總地引順謹題。

此輩何比
比也

與山陽並
論雖不敢
當先輩小
山春山翁
既然故今
不復改削

而尺位素餐。死而無聞之謂顯而晦。簞食瓢飲窮處草莽而著書作文。名彰天下之謂晦而顯。以余觀之。如我精菴蒲生先生及賴山陽。豈非所謂晦而顯者耶。山陽生於幕威薰赫之日。險路高蹈。卜居鴨水之湄。鍵門修史。以提醒忠義之士矣。先生當王政維新之際。浩然掛冠。棲遲俎槁之畔。著偉人傳以砥礪惰頑之輩。則其共裨補於皇室世道之功。蓋非鮮淺也。中興以還。明賢在上。登庸雋良。大興文教。非復當時武斷為治。閱取人之比。假令先生依然不掛冠。而有蓮炬之寵。寶床之榮。其所以益於國家而不

朽者則不在彼而在此。而復何屑々顯晦之問哉。方今雖云為無事。教育未洽也。物產未殖也。海陸之兵制未完備也。與國之條約未釐革也。則宜砥礪憤頑。振作志氣。以有為。豈循々退守之秋。則偉人傳之振作淬礪之功。比之夫外史政記諸書。豈復有遜色焉哉。余夙慕山陽為人。常憾不能一識其面。今視先生猶視山陽。而又得親受業於門下。為幸大矣。况有偉人傳之以振作淬礪志氣乎。今也偉人傳第七編刺成。乃欣然書卷尾。

甲申桂花月

攝西久保雅友謹題

所謂起予者多々謝々

三宅生篤志力學在余塾久矣今又入斯文學會其進境未可量也

治三妙齡才學過絕等輩不怠異日必成偉器余識竹添井々治三蓋其

大和處士森田謙藏嘗欲作殉國錄以振勵天下忠義之氣。未果而死。源常深恨之矣。今吾聚亭先生作偉人傳。自忠臣孝子至貞女烈婦。苟在近世者。罔羅博採。或人別記之。或合叙之。錯綜變化。為天下之奇文。以振勵天下之氣節。謂之一部殉國錄。亦可也。謙藏而有知。當拜謝於九原之下耳。而源之恨亦釋焉。甲申古仲秋。和泉三宅源謹題。

剛折之而已矣。柔撓之而已矣。挺乎不可犯者。其惟太和塊乎。孝子忠臣。熱血之所迸。拊髀扼腕。感怨而悲憤。凡所動天地泣鬼神者。莫非太和塊焉。蓋太和

近世偉人傳

義集二編後

卷二

三宅源

姓云

萬太從將
余久矣今
秋受試檢
於大學校
及第宜益
勉學而成
偉人

魂國之元氣治亂之所係也。自洋教行太和魂衰矣。先生懼焉而著偉人傳以鼓舞天下之士氣。故其言淋漓悲壯。使人流涕不已。可謂切矣。不知世讀此傳者。其能有感耶。抑不感耶。噫。偉人逝矣。繼今為偉人者。吾不知其為誰也。太和魂之不振。可勝慨哉。

甲申秋九月。

長崎 竹添治三郎謹題。

天其將以先生木鐸於斯道乎。方今棄義走利者。比比皆是。且奉洋教者。往々忘君父矣。而獨先生憂道而不憂貧。著偉人傳。已既至於第七編。是豈非天以先生木鐸於斯道耶。

甲申清秋。

甲斐 鈴木萬太謹題。

世有倜儻卓異之士。然非遭遇事故。則無由見其偉行。及其遭遇事故。則偉行見于當世矣。而非有能文之筆以傳之者。則後世何由知之哉。故志士之待能文之筆。猶草木之待雨露。禽獸之待飲食也。夫當王政復古之際。天下之志士。遭遇於百六之厄。不堪慷慨悲憤。明名令講義理。時未至而罹奇禍。以隕命於刀鋸之下者。不為數焉。然而致今日明治之際。盛豈非此輩之功乎。聚亭先生夙以忠義之心。振班馬之筆。述此編以為後世之模範。使倜儻卓異之跡可喜。

近世偉人傳

義集二編跋

四

甫生氏

山縣某即初編所載今村芳之介也

忠助與余同鄉從余學為人忠懋真不負其名

可驚可笑可悲者。發揮于言表。自非能文之筆。焉能如此乎。如余高祖考山縣大貳。姻族高山正之。亦待先生之筆。以傳事跡于後世。猶草木之遇雨露。禽獸之得飲食也。余欣喜之餘。謹書其卷末。

明治十七年立秋。東京山縣昌減謹識。

使此書行於慶應間。可以無東北抗。王師之賊。使此書行於明治初。可以無西南誤。大義之變矣。而今也。此書布世。則士大夫苟善讀之。當無復誤大義名。今也。於戲。避矣哉。

甲申陽月。越後阿部忠助謹題。

四馬沈默耽學蓋天稟篤厚有馬之力勉旃々々

蓋讀白石傳有感耶

痴龜可謂靈蟻

我娶亭先生著偉人傳。已既至第七編。偉人奇士之蹟。凡若干人。歷々叙列。其風彩宛然在目。而文氣雄偉。悲壯淋漓。慨世之情。隱然言外。若使若干人知之。九原之下。其感泣果如何哉。吾知其掀髯撫劍。欣欣如也。雖然。先生徒以文稱譽。固非其所屑也。蓋亦不得已也。肥後中山四馬謹題。

歎息。近來師弟道。青年相視。棄如塵。及門昨日。受經輩。辞去。今朝似路人。上毛浦野。安謹題。棋櫻蘭菊映書床。蕉葉柳枝蔭講堂。料得先生修史處。床頭筆研帶奇香。甲斐石井痴龜謹題。

安生住城北千馱木距余家殆二里而日來學夜中文會亦來余感其萬志

之子青年無酒色之失尤可嘉

柳生能耐寒苦異日必成一家勿忘之

執海生文才過絕等輩不急異日必為作察勉旃

近世偉人傳

義集二編跋

五

蒲生氏梓

誰知學海極源淵。隱諷遠規似古賢。道在危言微語裡。名高北斗泰山巔。雄豪班馬文無敵。賞罰春秋筆有權。笑彼江湖藝林客。諛辭佞句詫新編。

土佐 安並正晴謹題。

夫人而無忠孝仁義之心者。人而非人也。然世道澆漓。風俗壞爛。人喪此心。蔑如君父。可勝慨哉。獨先生此編。可以拯之也。苟欲免非人之譏者。讀此編則庶幾矣。

上毛 小林武一謹題。

我蒲夫子著此編。以激勵弟子矣。而為弟子者讀之。不能奮激興起也。則雖夫子亦未如之何也已矣。同

窻諸子。其可不猛省焉乎。信濃 一柳龍一郎謹題。

余之在鄉也。一日坊間購得蒲生精庵先生所著近世偉人傳數編。反復讀之。心竊湖洄。嘆曰。今世亦有如此作者耶。甲申歲。遂執贄於先生門。聽其議論之宏雄。觀其容儀之秀偉。鑽仰益深焉。會偉人傳鐫槧至第七編。有題跋之命。余竊有慨乎當世。乃不自省狂瞽。謹題詹言。蓋此書所載。勿論瑰奇倣儻。忠孝義烈。至一技一能之士。細大不洩。足以傳不朽矣。然而於尊攘殉難之士。尤致思焉。故其慷慨悲憤之氣。躍出紙表。一讀使人切齒扼腕。鍊腸寸裂。血淚雨下也。

近世偉人傳

義集二編跋

六

蒲生氏梓

新聞記者
亦曾云然
吾皇有
神非書
生所過處
也

抑中興以來。百度一新。然而國權未擴張。國辱未洗。雪。世道人心日赴澆薄。氣節風概。蕩然掃地矣。而近日清佛構兵。電報旁午。四海洶々。若一朝雙色旗轉。針而東。黑煙蔽海。巨鯨躍浪。與誰保國家之獨立。極人民之塗炭。天下之大難在目前。則迨未陰雨。綢繆牖戶。乃方今之急務也。士大夫豈日置酒高會。玩讀空詩浮文之時乎哉。必也當讀關於世道人心如此書。以激昂志氣也耳。仙臺 熱海章謹題。

熱海章謹題

德之所致也。小子復奚言。

北總 野村恭太郎謹題。

野村並木
二生並温
原有美質
所謂忠信
之人可以
學禮者勿
怠々々

人生必具五性矣。苟具五性者。見忠孝義烈之跡。誰不感激乎。則我聚亭先生此著。扶持世道人心也大矣。信濃 並木和一謹題。

甲申一月一日口號。錄以壓卷尾。用義字集初編例也。苟完書室主人自識。

晴日滿窓春鶯喧。幽人欣起掃書軒。縱無巧宦食干鎰。猶有新編成萬言。偉人傳傲骨崢嶸遭俗嫉。豪懷磊落向誰論。懶投紅刺中推貴。且對梅花倒一樽。

春山曰欣
作徐食作
當何如

七十一
一
二

近世偉人傳
義集二編
七
蒲生氏

姚士梁曰。三四是實事。非誇言。結尤高雅。
小山春山曰。所謂嬉笑怒罵。皆成文章者。
明治十七年甲申冬十二月二十日版權免許。
以上。義字集第三編四編逐次上梓。

著述并出版人

蒲生重章

麴町區飯田町一丁目拾番地

東京小石川大門町三十二番地

青山清吉

同 通旅籠町三番地

東生龜治郎

同 麴町區貝人番地

森田鐵五郎

發兌人

010190530359

48-13353

